

年

卷

期

1

1

—

6

第

第

紅豆



割牛虎身

廣州安南天和堂

天和 萬應油

此油扶正開
邪性和力猛
與別家不同
最能醒腦提
神走經達絡
驅風除痰解
暑行濕消腫
止痛氣滯氣
痛冷熱時疫
跌打瘡科以
及湯火損傷
等症均萬試
萬應無論居
家旅行均宜
常備
廣州杉木欄
天和堂出品
香港梁國英
藥局總代理
各處有代售

治婦女經閉不通經
期瘀積凝滯結塊疼痛
并治產後瘀患不清作
痛等疾



總行廣州市東堤三馬
路分銷處西關梯雲東
路濟安大藥局南關水
漢南路天大藥房

鄧鶴年婦女通經丸

每瓶一元二角

香港總經理梁國英藥局

香港
雲咸街六十三號生生堂發明之

補血膏
保肺神膠
潤肺玄霜
其效足

↓打倒

心跳失眠
一切貧血
肺癆咳嗽
久咳見血
肺燥咯血
妄行吐血

紅色的恐怖

總代理永樂街瑞昌西藥行

代理

南華 柏林 快子 南泰 恒記 陳更煥 李炳行 赤雅
梁國英 大中 新世界 民興報社 茂生堂 美和公司

廣州分發批發太平南路二百九十九號四樓

强有力！

華夏添精丸是補藥中之强有力者，

孱弱疲痿者服之强有力！

國產靈補藥

添精丸

上海華夏藥房創製

香港總發行所大道中三百一十九號
港澳各藥局有(廣州)老成 普成
南京海源歐亞五洲(石叻)廣利生號

香港總經理梁國英藥局

參苓白朮酒



人參



白朮

善能補養氣血。強健脾胃。生精益髓。充體潤膚。驅風去濕。辟穢寧神。
氣味香醇。非尋常釀造者可比。好杯中物者。宜一試之。

總批發香港黃廣善堂
代售處梁國英

次目



紅豆月刊

創刊號

代創刊語紅豆

圖書

山居之秋	蕭生
秋之詞	梁兒
靜物	凌水船
詩稿	藍白帝
雙扇	劉雪峯
人體	清一
容女士	一
人物	慧安
古木	似
蕭伯納像	A E C
裝飾圖案	葉紫之
心火	李德尊
老木的神態	蒲生
近視的讀者	綺文
賽跑的醫師	麻生
攝不成的照片	李德尊

紅豆

風痕

南國精華底總集呵，
嬌小玲瓏的相思子。
你朱紅漆黑的，
有木棉底艷麗，
也有檳榔底樸素，
更有珍珠底幽膩。

你那熱烈的紅雖然
燒不掉神秘的黑，
神秘的黑也沒把
熱烈的紅弄髒。

盡管是不甚柔和

——矛盾何曾消滅在世間？

不及稻粱可以充饑，
也不是迷人的旨酒。

孌孌的一曲山歌，
隨便唱來，在操勞之後。

人類不能毀棄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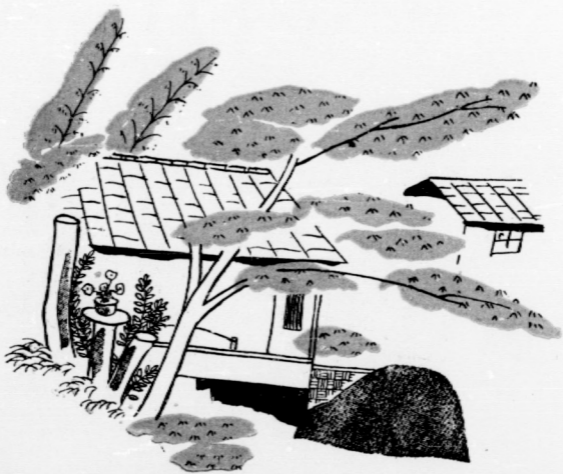
又何妨培養這甘苦纏綿底象徵？

——有異乎愛慕虛榮的芍約，

另懷心事，那悒鬱的素馨。

惟謂桂皇能管秋，秋風秋雨使人
 愁。愁殺主人誰不管，愁破江山
 無。誰管秋老樹皆秋色，那堪
 兩狂風，一菊蒼老遺之而憔悴，
 一雁老過之而白頭。桐樹連之而凋
 謝，楓樹連之而流。眼見江山
 顏色，仍說風雨不為仇。桂皇
 秋皇以不理，會家轉略亦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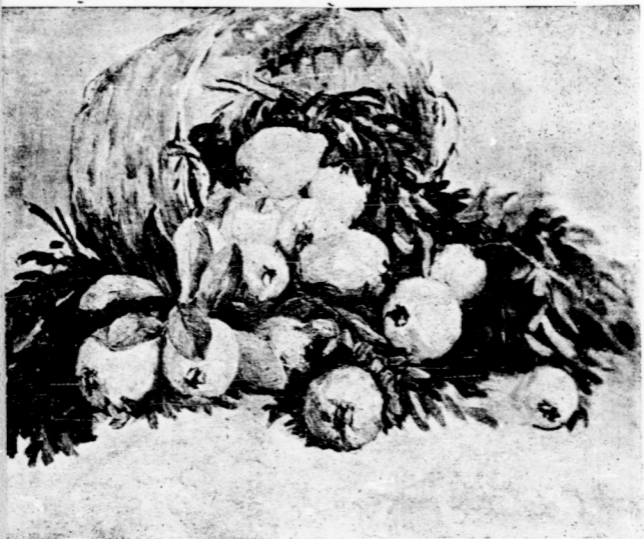
卷首之絕清中寫畫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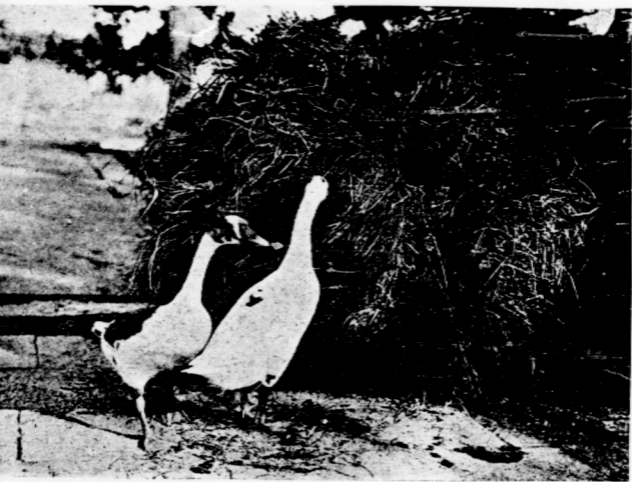
秋之灣 梁晃攝



作紹永凌 畫油 物靜

作帝白藍 像雕 菊詩





雙鵝 鄧雪峯攝



攝一清體人

士女山一容 家畫





人物 錢慧安筆



漫 像 蕭 伯 納 氏



黃昏和黑夜

風
痕作

黃昏是羞澀的少女。她具有翩若驚鴻的輕靈。

當柳梢月上之前，你在樓頭閒眺的時候，她分明地向你翩然而來，燭然而笑，霎時間把你的全副精神牢牢吸緊。於是你走上前去迎接她，親近她，想清楚地認識一下她的面目，仔細地玩味一下她的聲歎。她却髮髻到像流螢鬼火一般，馬上逃避得無影無踪，給你一個大大的失望。

你愕然憤然迴顧左右。這時她又突然湧現在遠處，抵着吼兒向你招手。她那態度底悠閒美妙和那盈盈溟溟的眼波，把你的躁急，怨懟和躊躇一概消

融洗滌得乾乾淨淨。你不由得不再鼓起希望和勇氣。於是你出奇制勝地追上去了。但她似乎有意捉弄你。她比你乖覺聰明萬倍，任你怎樣詭譎，依舊給你撲了這麼一個空。

這樣的兩次三番，她把你引誘到一所闕寂無人的山林裡。這時她像是憐憫你的筋疲力竭，忠心誠意，慷慨地讓你一把撲抱着。

然而，那是想像中的溫香軟玉嗎？那是希冀中的甜情熱意嗎？你最後獲得的竟是比以前的失望更確實，更殘酷的絕望！絕望和驚駭——驚駭她像是



古代傳說裡被魔術咒禁過的生物般，無原無故地突然死去，萎縮，化一陣輕烟而消滅！

她的慳吝真不過人情，連屍骨也不肯遺留給你，叫你無從埋葬，沒有具體的東西可以藉以作切實的紀念。啊啊，她是漢皋解珮的仙女，你這不幸的鄭交甫只落得一場空歡喜！

你的悲哀絕望太過嚴重了。它給你以自暴自棄，頹廢墮落的心情。於是，你踱回了空虛的樓頭，就讓那現成而象徵的，逐漸濃厚的暝色底淵獄來作你墮落底先河。——滅燭聽孤鴻，大概你也想在這裡獲得一些同情的安慰罷？

她想成全你的墮落，婦人的黑夜如今來代替那方才夭折的，含羞草的黃昏了。

縱恣狂熱的她不待你發現她，招呼她，迎接她，她自己便悄然坦然來趨就你。她那醇酒般的髮香麻木着你的嗅覺了，她那脂膏般的皮膚底滑膩麻木着你的觸覺和味覺了。她纏縛着你，浸漬着你整個的靈魂和肉體，不讓你有一分一秒的機會去呼吸暇的空氣。她不息不倦地糾纏你。她是蒼蠅；她是蛇，她是蝮蛇！

你不堪蹂躪了罷？呵，方才求之不得，現在是揮之不去。

物極必反；這縱恣的婦人是否那羞澀的少女化身的呢？若說不是，這樣恰可地乘隙而入，似乎不是第二個人所能够做得到；而這樣的迥不相同的性情底突變，也教人不能輕易置信。

多連格雷的畫像序

——王爾德

丹 陽譯

藝術家是美底創造者

表現藝術與屏障藝術家就是藝術底目的

批評家是能夠將他底美的印象作爲新的形式或其他形態表現出來的一個人

最高的批評典型，也是最下的，就是自傳的形式

從美底深處指出醜惡的意像來的人們是吹毛求疵的昏庸老朽。這是一種罪惡

從美底深處找出美的意像來的人們是熱情的，那是光明的

他們是當選人，他們肯定美底形態是唯美的

世界上是更沒有像書籍底道德的與不道德的問題那樣糾紛的了。書是善意地寫下來的，不然就是惡意地寫下來的。這就包涵了一切

十九世紀對寫實主義的憎惡是 Caliban——莎氏戲劇暴風雨中底醜惡的怪魅。譯者——從鏡子裡見着他自己的面影時底憤懣

十九世紀之憎惡浪漫主義是 Caliban 看不見鏡子裡的他自己的面影時底憤懣。

人底道德生活自然是形成藝術家底一部分題材

，但，藝術底道德却包涵在一種不健全的培养

基 *Medina* 底健全的效能裡。藝術家是不會論

證什麼的。雖然是就容易就證實了的事

藝術家是不會有道德上的同情的。一個藝術

家底道德上的同情就是形態上嚴守的特殊風

格

藝術家全不是永遠悲觀的，藝術家能够表

現宇宙間的一切

想像和言語是藝術給與藝術家的表現的手段

道德和罪惡是藝術給與藝術家的題材

從形式的觀點上說，音樂家的藝術是一切藝術的典

型。從感覺的觀點上說，那麼優伶的技巧就是典型

所有藝術都是表現與象徵

在表現下行進的人們自然是在危險中

玩味着象徵的人們也是在危險中的

藝術的鏡子反映出來的真實，是旁觀者，不是自己

對於一件藝術作品的萬花撩亂的批評正顯示那

作品是新鮮，完美，有不朽的生命力

當批評家們意見紛紜之際，藝術家祇要信賴

他自己就是了

我們可以原宥一個消耗了他自己也祇有自責的長久

的時間去完成一件有用的事情的人。對於完成了一

件無用的事情的唯一的原宥，祇要有一個人深深地

欣賞牠就是了

所有藝術都是最無用的。

午夜孤鴻

青青

靜！呵，比深山裏的禪房還要靜吧！不是給神秘的幽光佔居了的庭前的梧桐落葉，和風兒昔昔地跳着亭高舞的脚步底微聲，大約誰也以爲已葬身在死寂之鄉吧。

已是午夜了。反映在池中的月姊，睡態朦朧地躲在魚鱗般薄薄橫排在碧空中的雲兒底背後，竟千呼萬喚也不肯出來。散掛在落葉未盡的疏桐上的幾點微星，多情地和空房獨守的遠處的一盞燈火，頻頻互送着秋波，引得坐在池邊，心房久已沒有了情態的兩盆秋菊，也想吹簫引鳳的設個法兒和水裏的月姊接個深深的吻。

「曉，曉！」在這萬物都飲着愛酒的時光，風兒

竟突然從遠而近的送來了雨聲使人心碎的哀鳴。呵！是甚麼東西呢？人嗎？在這陰寒的午夜，又有誰還不快慰地鑽在他們溫柔的被窩裏而出來驚他人們好夢？或者是甚麼山精妖怪吧？然而他們出來幹嗎呢？想欣賞欣賞回頭一望最消魂的月姊？呵，看呵！一個小小的黑影，在無墨地寫在塔前的雜樹的旁邊，慢慢地移着過來了。已是不雨長陰了，更何況現在又是碧海沉沉！無怪自作多情的菊嚇得頻頻打着冷戰了。

「曉，曉，曉。」呵！原來是一隻鴻呢。那裏是甚麼山精妖怪！呀，鴻，你在這柔媚的深夜，不好的安睡在你搖籃般建在樹杪上的巢裏而出來這樣

的哀鳴，爲了甚麼呢？大約你和你的嬌妻吵鬧了，她跑了，你出來尋求她嗎？呀，鴻，一年能幾團圓月呢？你該好好的飲她以你心肝底愛血，又爲何竟使她不安于室呢？但，鴻，你不竟是錯了。你知道嗎，愛是糖，結婚是水，糖浸在水裏就漸漸溶化了！你若想永遠保持你們的愛，你們初初不該結婚呵。愛已是餓了，又何必結婚？縱你謂靈肉一致，然而不結婚就不能靈肉一致嗎？

不，不嗎？那麼又爲了甚麼你的心房纏結了這樣的悲情？難道名花已葬冷雨，至你而今冒寒風，戴冷月跑去她那還沒有青草的墳頭灑她以你粉碎了的心兒底苦淚？果爾，那真太苦了你了。有愛人的人是應該死的。但是，但是，她而今只在你心房的深處留下一個永不能消滅的傷痕！可是，鴻，死者已是長已矣了，你還得爲她珍重吧！

「噫，噫，噫。」又是不嗎？那麼又究爲了甚麼呢？呵，我知道了，唉，現在我知道了，你是剛從

北方來的，大約山清水秀，竹茂花明而現在給無情而殘酷的木屐踐踏着瀟陽，就是你的故鄉吧？呀，鴻，你的鑲在綠葉叢中的小家庭已給萬世難忘的敵人推毀了，嬌妻失踪了，至你而今浪跡天涯！但，鴻，你該知道而今南國的天空還任你自由的飛，但是，南國隨着太陽旗時，你又飛到那裏去呢？所以，你該不要太自傷而須尋求你永遠的自由！嬌妻縱或已飲彈死了吧，那有甚麼要緊呢，已是生是中國的鳥，死是中國的鬼子，你又何必在這樣清淒的深夜不養養你的精神以圖雪傾黃河之水也洗不了的我們底恥而到處去哀鳴？

是嗎？不嗎？怎麼既說是又說不呢？呵，我了解你了，我了解你了，你見人們個個現在還沉沉在夢中，特來聲嘶力竭的喚醒他們。呀，那麼，鴻，大聲點叫吧，大聲點叫吧！

呵！遙望故國山河，我真不堪回首月中呵！

街景

玲然

十字街頭，一個夏晝。

熱浪四處的奔流，流到行人的袖裡

披上一層陽光的紗的樓房，靜靜地臉對臉的相
看着。圍干上的盆花，葉子低垂，沒有半點動靜，
恍恍惚進了黑酣鄉，市聲動不了它甜蜜的睡魂。

耀眼的路上。風兒像怕了炎威似的，不知逃到
那兒去。路上，偶而有人走過，也沒有影子——爲
着，太陽高高的掛正天中。路中的綠色燈柱直挺挺
的站着；電線上站着的小麻雀，有時候漏下輕碎的
啼聲。遠遠的橫斷處，綠色的電車像落葉樣颯過。

一片長鳴的汽車聲過後，路邊，一輛一九三三
型的新車戛然停着；一個肥胖的中年人，含着雪茄
，執着手杖，閃着絲光的長衫，踱進一片錢莊去。
車仍舊在門外停着。流線式車身，處處反射着陽光
，就彷彿挂着無數的太陽，眩人眼目。

強烈的陽光也在綠色的賣冰激凌的箱子上閃耀
着，陽光可太強烈了，柏油路的柏油也就溶融起來
。工務局的人們紛紛洒着細碎的沙石來調劑調劑，
這麼一來，霎時就像飛來了飛沙走石的沙漠。耀着
陽光的石子，像白金般發光，和各色的摩托卡輝映

着。

拖着東洋車喘息着的車夫，日光照在古銅色的軀體，汗像從古銅色的蒸溜器蒸出來一般；他腳不踏地，飛也似的走着，可憐燙腳的栢油，岩嶺的石子還和他作對，摩托卡底威嚇過後，塵埃更替他敷上一層厭膩。一個車上的人，安閒地抽着香烟，繚繞的灰色的烟從他鼻孔噴出來，停留在明朗的夏氣裡。

路邊也有幾輛東洋車停着。

陽光稀疏的行人路，螞蟻般的行人，黑綢的衣裳發出沙沙的微音，恍彿酸枝傢具在搬動。人叢中，走起路來頭髮顫動的，額上的汗像露珠樣垂着的，那更是占大多數的匆忙的小商人。

行人路邊，黃狗在躺着噓氣，伸出來的鮮紅的

舌頭一點涎沫也沒有。

水果擔邊的人，呼着叫賣的啞音。偶而走來一個小孩子，小姆指貼在唇邊的望着；檐子上的濕過了水的波蘿，也望着他發着傻笑。

又來了一聲警笛似的尖銳的車响聲，一輛藍色的摩托卡從左面駛過來；反射着的陽光，從流線式的車身電閃似的閃進一爿華麗的洋貨店。兩個漂亮的富貴之家的女人，剛剛從風扇底下安閒地踱了出來，手上多携了一些東西。可是行人路太多汗臭了，她們不耐煩地走到馬路邊。

一柄粉紅色的傘，一柄紫羅蘭色的傘，使耀眼的路上，添上兩個美麗的影，恍彿印上兩朵美麗的花。

灰色的栢油路，還是耀着眼，綠色的燈杆還是
不管世事的屹立着。

十字街頭，一個夏晝；有意無意地的一眼。

紅豆

金明

紅豆，說到紅豆，自然說到王維底相思：

紅豆生南國，

春來發幾枝；

願君多採擷，

此物最相思！

紅豆是相思的象徵，就是兒女纏綿的象徵；也就是南國文學的象徵！

充滿了詠美的 Rhythm 的王維相思詩早就寫明了紅豆是相思的象徵了。相思，是多麼情韻渾厚，趣味深長的一樁逸事！象徵相思的紅豆，也是多麼情韻渾厚，趣味深長的一件逸品！看她殷紅而微紫的色彩，心房樣的美態，是含渾了多麼雋永的情調呵！

相思，真是愜趣繚邈的一回事，成了詩人多少題材。願負的「換我心爲你必，始知相憶深」，寫出相思的滋味來，的是入骨情語。但，還不過是入骨情語，還不懂得紅豆妙的話，還不如具體的象徵了

相思的紅豆來得好。「一沙一世界，一葉一天國」，紅豆就是你底心上人的 Kingston。相思，如果你把紅豆置之懷袖間，當你凝視着，一顆顆的珠圓玉潤的紅豆上，你將覺得你底心上人已玲瓏的浮現了出來，透過你聖潔的情感。她亭亭的情影，向你孌然搖動着哩。不久，你會覺得你是呼息着她秀髮蘭麝，得到了軟玉溫香的感覺。你的目迷，你的骨酥，你的心醉，你陶醉着。你相思底情趣已到了頂點了。紅豆，珍珠樣的，珊瑚樣的，萬花撩亂的色彩，正象徵着你此際相思的情趣。紅豆象徵相思是多麼貼切。呵！願天下有情人都愛紅豆。

不然，你以爲心上人底宵像總會撫慰你底相思罷，不，她不是畫裡真真，呼之欲活的。你以爲心上人底手帕總會撫慰你底相思罷，不，不久那就會塵歸香了銷。能够撫慰你底相思的，祇有歷久常新的紅豆，其餘一切是沒有用處的，紅豆是相思底無上的安慰，相思無上的象徵。呵願天下有情人都愛

紅豆！

紅豆是——含不盡之情見于言外，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不單是入骨情語的。紅豆真够「陶醉」！從來的文學家都愛上了她；王維自然是有一首千古不朽的相思詩，其他的文學家底作品也有欣賞，謳歌紅豆的。如

溫飛卿詠詞！

玲瓏骰子安紅豆，

入骨相思知未知？

注 繁露——唐時縷骨爲竅，朱墨雅塗，數以爲采，亦有出意爲巧者，取相思子納置竅中，使其色明現而易見。

陳允平春歸詞——

雙燕歸來後，

相思葉底尋紅豆。

王彥弘詩——

屏間記曲拈紅豆。

吳園次生查子詞——

把酒祝東風，

種出雙紅豆。

左思吳都賦——

相思之樹 註 相思，紅豆也，其實如珊瑚

，歷年不變，東冶有之。

紅豆相思，不單受詩人謳歌，欣賞，而且在文壇上也留下多少佳話，就來看看全唐詩話：「李龜年奔放江潭，曾于湘中探訪，使筵上唱王維詩——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我們試想像這紅豆歌聲。

紅豆，的確是够人陶醉！但，這美麗的紅豆却是一齣哀感頑豔的悲劇底結晶。有事爲証！

紅豆本名相思子；其樹之葉如槐。盛夏熟，破莢而出，色勝珊瑚，粵中間闍，多雜珠翠以飾首，經年不壞。相傳有怨婦望夫樹下，血淚染枝，旋結爲子，斯名所由仿也。——鈕

鏤，觚賸，相思子

相思子朱墨相銜，豆大瑩色。山村兒女，或以飾首，宛如珠翠，收之二三年不壞。相傳有女子望其夫于樹下，落淚染樹，結爲子，遂以名樹云。——屈大均廣東新語，本語

相思子有蔓生者，與龍腦相宜，能令香不耗。

千寶搜神記云，大夫韓馮妻美，宋康王奪之。

馮自殺妻投臺而死。王怒，令冢相望宿。昔有大木生于二家之端，有鴛鴦各一，恆棲樹上，交頸悲鳴，哀音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樹曰相思樹。

——般成式北戶錄

且不理花莢性狀，就三說看來，事實上，紅豆是一齣悲劇的結晶。在大多數情形下，我們試想像一齣悲劇——一個茫漠的宇宙，垂垂的樹下，一個愁容慘淡的怨婦。我們從悲劇底快感中淨化了心靈。這神秘的悲哀傳說，正增強紅豆是相思底象徵的意味。如今，對這女人的血和女人的淚底結晶的紅豆，但覺有一種雋永的情韻。

這悲劇底給晶的相思象徵——紅豆，也弄出了一點相思的羅曼斯來，鈕鏐也說過：

維揚吳園茨爲吳興大守，有詞云：

把酒祝東風，

種出雙紅豆。

梁溪顧氏女見而悅之，曰夕詠詠，四壁皆書二

語，時因曰園茨爲紅豆詞人。

末了，讓我引出幾首近代人歌詠紅豆的作品來，作結。

惜紅衣——紅豆 萬紅友

拂砌輕陰，垂檐絳莢，暖風薰斫，串剪珊瑚，珍瑣點苔石。鸚哥啄雨，銜不去詰多香粒註；珍惜，誰喚小梅，憎紅兒名色？

註 唐代宗時，日林國獻紅豆，大而有光，名詰多珠。

紅豆賦

其陰也如槐之敷；其結也如豆之腴；其莢維絳；其實則朱；其色煒煒然如屑南海之珊瑚；其質磊磊然如採合浦之明珠；若是物者，即爲之奩玳瑁，拌車渠，聯以冰蠶之縷，而綴諸翠鳳之襦，不亦宜乎！

友有扶尋子豎，刺桐別院，黎女青鬢，蠻姑素面，抱深翠于林間，檢輕紅于城畔；莞榴粒之差圓，嘅黃肥之輪茜，混火齊而光撻；勻秣鞞而顏亂，訝丹砂其九遠，擬琉珠之一串；戲藏

而賂勝，裏鮫鮪而持薦；偶玫瑰之誤觸，隨杏裙而不見，豈徒著艷于香閨？實足襲珍乎玉案

——廣東新語載

雙紅豆——節錄

劉大白

體微圓，
色微殷，
星影霞光耀晚天，
離離紅可憐。

豆一雙，
人一囊，
紅豆雙雙貯錦囊，
故人天一方

似心房，
當心房，
偎着心房密密藏，
莫教離恨長！

生命之贈禮

—Olive Schreiren

格萊譯

我聽見一個睡着的女人。夢中，她夢見生命站在她跟前，每一隻手裡都擎着一件禮物——一邊是愛情，一邊是自由。她對那女人說：——採擇罷！那女人停了一會，久久的一會，她然後說：——我要自由。

于是，生命說：——你真是曉得採擇了。如果你說「我要愛情」的話，我自然會把你所追求的送給你的；然而，那我就會擺脫了你，而且不再回來了。現在，不久我就回來了。那時候，我一定把兩件禮物都一起的擎在手裡帶回來送你的。——

我聽見那女人在夢中笑起來了。

印象

風痕作

蜿蜒地錯綜着的色采：

清淡的，濃強的；

敏捷的，粗魯的；

嬌憨的，沈雄的；……

一陣陣的旋風，一絲絲的微雨。

蜿蜒地錯綜着的聲音：

厚重的，輕佻的；

曲折的，圓融的；

驕矜的，沮喪的；……

一陣陣的旋風，一絲絲的微雨。

這些都有牠們的綱領——

蜿蜒地錯綜着的線條：

剛勁的，柔和的；

匆促的，從容的；

放肆的，羞澀的；……

一陣陣的旋風，一絲絲的微雨。

呵，這線條底糾結，

這線條底攝誘，

這線條底宰制，

這線條底醉舞狂歌！

是喧囂的靜謐？

是凌亂的諧和？

我的神經禁不住，

銛尖的刺戮，軟滑的摩挲！

薔薇花開的時候外二章

白珩

薔薇花開的時候，
它望着她的紅櫻唇；
薔薇花落的時候，
它望着她的紅櫻唇。

澗邊的幽草，
當薔薇花開的時候，
便望着她的紅櫻唇；
澗邊的幽草，
當薔薇花落的時候，
便望着她的紅櫻唇。

昔日薔薇給它的白眼，
今日薔薇給它的冷落，
在澗邊的幽草，
只覺得一樣春風！

我看見兩顆明星

我看見兩顆明星，
我望它們併合成更光亮的一顆。

我看見兩顆明星，
已經三年了，
它們還是各自東西！

上帝何等地無情，
不讓它們溶成一片更光亮的；
天庭太寬縱它們了，
讓它們長日分離！

我願看兩顆明星爲併合而熄滅；
我不願看兩顆明星淒清而孤明！

無可剪剔的病根

怪討厭的，鎮日地惱人！
雞聲擾人清夢，只在四更的時候；
蚊兒吮人膚血，只在陰暗的地方，
怪討厭的，怎麼鎮日地惱人！

記憶這麼壞，
讀過的靡曼的詩篇，
一忽兒便忘了。
誰要你留神？

郵差未來時你不必去待他！
從東方進口的輪船你勿再去望着！
穿着青油布衣的郵差去了；
腳白色墨邊制呢的郵差去了；
藍烟通的，黑煙通的，
纏在海岸傍的輪船，貨物卸完了，
你幹嗎還佇立地在凝望着！

夜情如此地寂寞！

燈光這般地微茫！

也許這就是我的生命的象徵！

怪惱人的，又悄然地來了，
笑眼迷迷地，又來給人一瞬的光明！

夢裡還更真切，
夢裡曾和伊親嘴；
雖然醒來時已不聞口沫的香！

我會飲酒，
彷彿在杯中瞥見伊的影；
酒是無味的，
我的沉醉是伊的影作祟！

我買一把快剪，
但剪不斷脈脈的情絲；
我買一枝髮刷，
但刷不去臉裏的留痕！
誰知道這是無可剪剔的病根！

散文詩兩篇

卞水譯

岩石——屠介涅夫

當春日晴朗，春潮高漲之際，你有在海濱見過那古舊的灰色的岩石，給自由的波浪從四方八面的衝到他上面來——沖碎他，戲弄他，撫慰他——還在他的海蔓滋生的頂上，散播了像珍珠閃動的泡沫嗎？岩石仍舊是同樣的岩石；但他陰沉的面上，却進出了光明的色彩。

那些光明的色彩，告訴人們那過往的歲月，那時候，熔融了的花崗石剛纔凝固，而且都揮發着火樣的紅光。

正像這樣，我衰老的心靈到了近來竟還被年青的姑娘的靈魂包圍着襲擊着——而且，爲了她們的溫柔的撫愛，那衰謝已久的色彩，已成死灰的情火，又復燃燒起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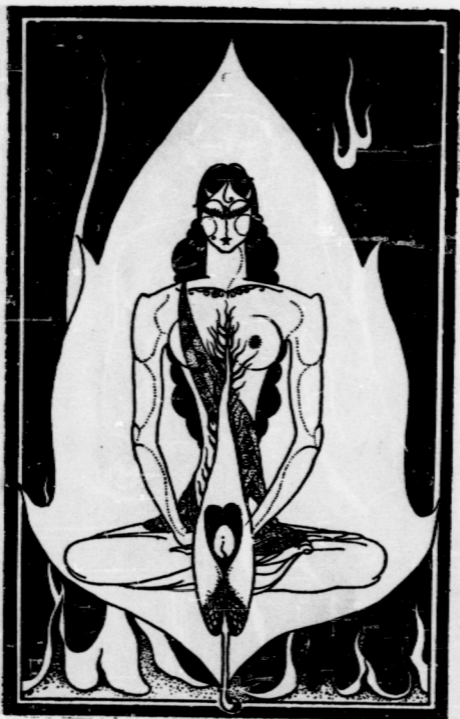
波浪又退下去了——雖然有銳利的風不斷的剝削着，但色彩還沒褪盡。

海港——波特來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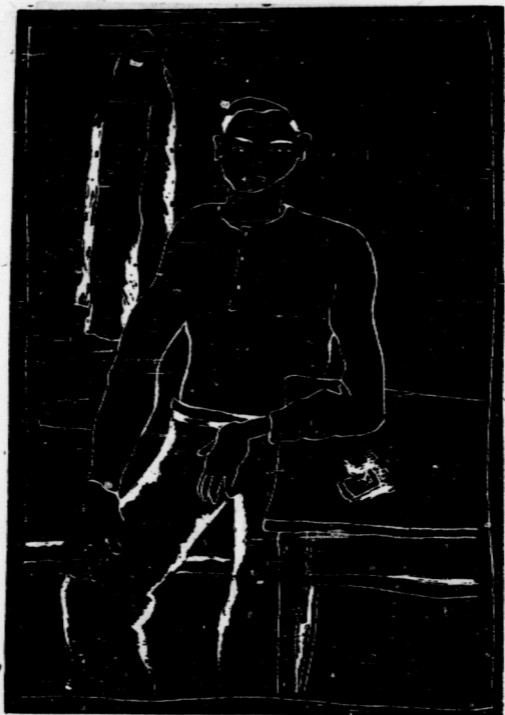
一個海港正是爲着一個厭倦了人生之戰鬥的靈魂而設的優美的歸宿，海濶天空的氣象，翻翔風舞的雲影，色變萬千的波光，燈塔上的悠然的光輝，從三稜鏡的幻象中間，使人游目聘懷，不但不會厭倦，倒還有萬花獻媚之趣哩。那葉樣的船兒的小影，多少帶着錯綜的錦繡，浪沫老是給牠以柔和的跌宕，真使嘗味到旋律與韶美。還有對於沒有好奇心或是利祿心的人們，更有一種神秘的珍奇的愉快，就是，他們假臥在尖塔，或許，倚傍着埠頭邊，沉思地看着熙熙攘攘的人們，仍舊奮起雄心，想着遠航，去爭致着財富。



製之紫葉 案圖飾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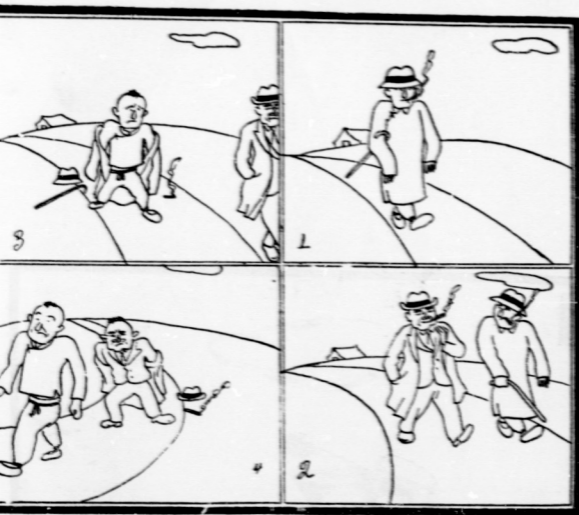
作導德李 火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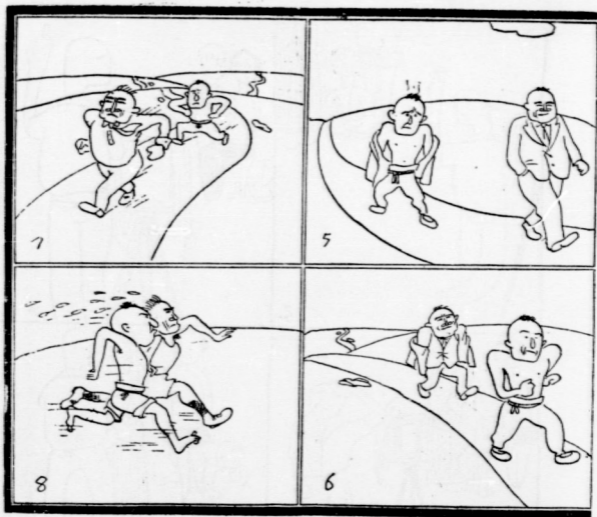


寫生潘 魁神的朱老

近視眼的人繪文作









作 尊 德 李 片 照 的 成 不 攝

阿黑的夢

易椿年

做夢也想不到的，魏三子曾下這般兇毒手。

阿黑的眼淚滴下來了啦。

瞧瞧點兒熱氣也沒有的竈，瞧瞧妻子常用的那面從鎮上買來的鵝蛋形鏡子，瞧瞧折了條腿的凳子，桌子，瞧瞧……

他摸着腿上的傷痕哭了啦。

「狗養的！強盜幹出來的！叫阿黑可饒得過他咧！」

他用勁兒地一屁股坐在門檻上，睜着罩滿了紅絲的眼珠子，咬緊了牙根兒嚷，喉嚨是嘶噎的。

天是那麼兒黑，磨盤似的雪花，老是使勁地下着，下着。

地上，瓦上，枯樹的桠枝上，滿是白白的，白白的。

阿黑可沒覺得冷，也不想點燈，并且跟楊老

爺家借來的半瓶兒油早又罄了啦。

「我的天，天呵！你要我死！要我死！」

「就這麼子死嗎？咳！我可放過魏三子那強盜？」

他用勁兒關上了門，撞到床沿，把身兒這麼子一下，向床上一躺，咚的一聲腦袋兒跟門板子接了個吻。

妻子，魏三子，錢，儘在他腦海兒打着旋。

「鬼！要攪死老子嗎？媽的！」

他不耐煩啦，用鐵鉢兒大的拳頭儘在床上搯，口裡嘩啦的嚷。

突地，他把身子挺了起來，使勁兒地坐在床沿上。

「媽，我的媽！要我死！要我死！死！死！死！死！……」

阿黑可瘋了啦！他把腦袋兒儘向床沿撞，兩隻臂膊全突起了青勁。

「死……我要死！我要死！……死了罷咧！」

他的神經混亂着，血液倒流着，睜着罩滿了紅絲的眼珠子，瞧瞧給魏三子的走狗們打折了的凳子，桌子，摸摸打傷了的腿子，想想給三子拖去了的妻子，他又憤啦！

「唉，這世界可容得咱們窮人？不出錢就可以搶人，這是人的世界？人的世界？媽的！」

「總得計算他，這狗養的！強盜幹出來的！總得計算他咧！」

「祇三十塊，祇三十塊錢！竟敢……竟敢搶人！」

大約是阿黑可有些涼了啦！打了一個寒噤，扯過破棉絮兒又躺在床上。

在寒冷和疲乏的交織下，他擁着破棉絮兒伏着一上一下地，身子像颼蕩在空中。

一下子開了門。——朦朧着。

走出了屋子，拐上了向鎮裡去的那條大路，兩旁的樹，依然是那麼樣的呆立着，沒改樣。

到了魏三子的門口。踢開那兩扇漆黑大門，——門兒倒在地上躺着。

他到了裡面。

「沒有一個鬼，咳！」

東面的屋子裡有火哪！在晃動，在晃動。

他蹣跚着走了過去，湊近臉去。

「咳！了不得！妻子正沒褲子給那魏賊子在壓着揉着呢！」

他的火透了啦！一下子推開了門。——頭跟板壁激起了巨響。

「魏賊子！你……你幹得好！……老子要死你……！」

他執住了魏三子的頸項，鐵鉢似的拳頭儘向他

的背上頂上雨點似的打下。

妻子跪在旁邊撒撒地發抖。

「你……你去死！……！」

他用勁兒揮着，揍着，擗着！嘴裡不住的嚷。

兩隻罩滿了紅絲的眼珠子，突出眶外。

「反了嗎？你……你你……！」

三個他生平沒有見過的背了槍的傢伙，突地從

外面走了進來，槍上全插着光亮的尖刀。

滿不會意識到的，第一個朝着他的就是那麼地重重地一掌，打得火星兒向頭上直蹿。

「鬼！你打人？你……」

阿黑可瘋了啦！他撇下了魏三子像一頭瘋狗似的撲了過去。

「老子打死你！……打死你！……你……」

「狗養的！你……你敢！……」

八條臂膊交叉地肉搏着，肉搏着。

阿黑這小子力可真大，他的兩隻鐵鉢似的拳頭，像扒田似的亂扒，亂扒。

屋子小，三個背槍的傢伙，可不能出全力來。開槍？又怕喪了魏三子或自己人，所以混打能够支這麼久。

阿黑眼快，一手搶起了燈子掉。

茶壺，鏡子，煙筒，茶杯，……儘向四面掉。

魏三子可嚇壞了啦，把儘腦向床下鑽，光着下身。

了不得，阿黑手裡的燈子被那高個子的傢伙奪住了！另一個忙把尖刀向阿黑的肚子裡這麼一下，刺得他一個倒栽葱掉了下來。

一聲大嚷，他睜開眼來。

「是一個夢！」

一身冷汗的。

他摸了摸肚子裡，怪疼痛的。

一下子摔開了破棉絮，坐了起來。

「夢！我真的要這樣做！不，我準要打死他，

這魏三子！這三個烏傢伙！」

阿黑瞧了瞧天花板，黑黝黝的，還沒有些微的光。

魏三子，妻子，高個子，儘在他眼前晃。腿，肚子裡隱隱作痛。

他重又躺了下來。

「阿黑！去！打死魏三子！打死高個子！打死……」

似有人在他耳畔兒隱隱在叫。

渴睡的頭——柴霍夫

良銘譯

夜。華嘉爾，一個十三歲的看小孩的婢子，搖動那小孩子睡着的搖籃，差不多聽不出來的喃喃說着：

「Bayn, Bayushki Bay'n!」

我就來唱一隻歌兒給你聽了……」

聖母像前燃着一盞綠色的燈；牆上橫過着房間的搭了一條繩，繩上挂着孩子的包被和一條黑色的褲子。挂上了天花板上的那盞燈，放着一大片綠色的光輝，孩子的衣裳和褲子也就投下長長的影子來，印上火爐上，搖籃上，華嘉爾上……燈兒搖動時，光輝和影子就恍惚從流颺蕩的移動起來了。火是熄下來了。房間還瀰漫着一陣羹湯和靴鞋的氣味。

孩子哭起來了。他已經哭了很久的一會，哭聲也由粗厲變了微弱，但仍然是哭，誰能夠說他就會靜下來哩？然而華嘉爾却想去睡覺了。她的眼皮垂

下來了，她的頭搖搖欲墜了，她的頸也痛起來了，她……她實在很難移動她的眼皮，她的咀唇；她了無生氣的面上彷彿真是化石似的，她的頭也彷彿縮小得像針頭一樣了。

「Bayn, Bayushki Bay'n!」她喃喃說着，「我就來唱一隻歌兒給你聽了……」

火爐裡蟋蟀唱着。華嘉爾的主人跟那 Athanas 的助手在那門兒後頭的隔壁的房間發着鼾聲。搖籃淒清地伊啞着，華嘉爾喃喃的說着，——這兩種聲音柔和地渾成一片，成了一枝使臥在牀上的人們覺得幽韻媚耳的催眠歌。但，如今，這音樂祇有是一種刺激，爲着是想要睡覺了，然而睡覺是不可能的哩。如果華嘉爾會去睡覺的話，她的主人和主婦就會打她了，雖然這是上帝禁止的事。

燈兒動搖着。綠色的光輝跟影子四圍的移動，

它們走進了華嘉爾的半開的靜止的眼睛，然而，朦朧的幻象却在她的半清醒的腦際混雜起來了。她瞧見黑色的雲橫過天空的互相追逐着。而且像孩子樣的嚷着。一會，一陣大風吹起來了，雲堆也不見了；華嘉爾又瞧見一條鋪滿了泥濘的大街，街上滿停着貨車，有些背上負着袋子的人匍匐行着，影子前後的移動；透過了峭寒的濃霧的一邊却是韶秀的山邱。突然地，負着袋子的人們跟影子一起倒下泥濘裡了。——這爲的是什麼嘞？——華嘉爾問。「睡覺哩，去睡覺哩！」來了一個回答。他們夢穩春酣的睡着；電燈柱上棲着的烏鴉却像孩子的嚷着，試試去喚醒他們。

「Bayn Baynhi Bay'n. 我就來唱一隻歌兒給你聽了，」華嘉爾喃喃說着。然而，她又瞧見她自己了！在一間陰沉的屋子裡。

地上，她的死去了的父親斯德潘諾夫臥着。她不敢瞧他，但她却聽見他輾轉着，呻吟着。看來，他心腸也破碎了。痛苦是這樣的強烈，所以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祇有呼吸着空氣和從他的唇邊發出琴琴的聲音：

「Bu, Bu, Bu, Bu, Bu……」

媽媽巴拉基耶已匆忙地走到大地主的邸宅去告訴地主說斯德潘諾夫快要死亡了。她已經去了很久……她就回來了嗎？華嘉爾躺在火爐上聽着他父親的“Bu, Bu, Bu, Bu”。不久，有人來到屋子的門檻邊了。那是個地主的邸宅派來的醫生，他是作爲賓客樣住在邸宅中的一個人。醫生走進屋子裡來，在黑暗中，看不見他是怎麼樣的人，但華嘉爾儘聽見他咳嗽聲和聽見那門兒伊啞聲。

「掌燈來」他說。

「Bu, Bu, Bu」斯德潘諾夫回答。

巴拉基耶走到火爐間來，找着一匣子火柴。一分鐘在沉默中過去了。醫生摸索着他的口袋，跟着燃了一枝火柴。

「快點，華嘉爾，快點！」巴拉基耶叫着，跑出了屋子。一分鐘內，她執着一根殘燭回來了。

斯德潘諾夫的臉上發着紅，他的眼睛閃耀着，他的目光是尖銳的，他的視線彷彿透過了醫生和屋子的牆。

「好哪，你覺的怎樣？啊！你已經違了很和久

了嗎？」醫生低下頭來問他。

「什麼事情嗎？時候已經到了，先生，死亡……

……我不願意再生存下去了……」

「胡說！……我們不久就會將你調理妥當的了

！」

「像你所想的那就更好了，先生。謝謝你的好意……不過祇有我們才知道……如果我們要死的話，那我們只得死……」

醫生跟斯德潘諾夫消磨了半點鐘；於是，他站起來說：

「我幹不來了……你一定要到醫院去，那麼，他們會替你施手術的。你立刻就要去了……不要誤了事！本來已是太遲，醫院裡的人們已經睡着了……但不用擔心，我可以寫一張字條給你……你聽見了嗎？」

「華嘉爾，他怎麼能夠到醫院去呢？我們又沒有車馬。」巴拉基耶說。

「不用擔心，等一會我對地主說一說，他一定會借一匹給你的。」

醫生去了，燈也熄滅了。華嘉爾便又聽到……

“Bu, Bu, Bu.”。半點鐘後，有人來到屋子，……這就是載諾夫到醫院去的一架車子……斯德潘諾夫預備好了就去了。

一個美麗的清晨來了。巴拉基耶是不在家，她已經到醫院去看看斯德潘諾夫怎麼樣……到這裡，來了一陣孩子的哭聲，華嘉爾也聽見有人像她自己的聲音唱着：

「Babu, Bryushki, Bay'n! 我就來唱一隻歌兒給你聽了……」

巴拉基耶回來了，她已戴上了十字，低聲的說着：

「昨夜他本來是有點起色的，但到了早上他就把靈魂交給上帝……魂歸天國，永遠的休息下去了……他們說他來得太遲了……本來，我們早應該送他去的……」

華嘉爾走進了林中，哭着；然而，突然地，有人一下子的打到她頭背上來，那打擊正像她額頭碰着樺樹時的一樣。她抬起頭來，見到了那站在她跟前的她的主人，那鞋匠了。

「孩子正是哭着，你却去睡覺。賤貨，你究竟

幹什麼？」他問。

他一掌打到她耳上來；她祇有搖搖頭，便又推着搖籃，喃喃地唱她的催眠歌了。那綠色的光輝，那渾子和孩子的包被投下來的影子，戰慄地，向她丟眼角，不久又再佔有了她底腦際了。她再瞧見一條鋪滿了泥濘的大街。背上負着袋子的人們，跟影子躺下來酣熟地睡覺。當她瞧見他們，華嘉爾激動地想去睡覺了。她正待歡喜的躺下來，但母親巴拉基耶忽然到來催促她。她們正要到城裡看看去哩。

「爲着彌賽亞（基督）底仁慈，給我一個銅板哪」她的母親對遇見的人說。「替天行道，可憐可憐罷，好心的先生！」

「抱孩子來，」一道熟悉的聲音喊着。「抱孩子來」同樣的聲音再說着，但這時候却變了憤怒的，尖銳的了。「畜生，你又睡着了嗎？」

華嘉爾突然躍起來，四圍的張望着，想起她自已究竟是在那裡；那既沒有大街，也沒有巴拉基耶，也沒有人們，祇不過她的主婦到來餵孩子，站在房間的中央。那肥胖的，肩頭粗大的女人餵着，撫慰着孩子時，華嘉爾寂然地站着，候着她，至直

她完了時。

窗外黑夜的天色漸漸變藍了，影子稀淡起來，天花板上的綠色的光輝也黯然失色了。不久就是天亮了。

「好好的看她。你不留心，她自然是哭着哪。」她的主婦扣着她自己底睡衣的鈕時說。

華嘉爾接過了孩子，把她放下搖籃裡，又再來搖着。影子和綠色的光輝都殘滅了，現在也就沒有什麼擾亂她的腦際。但是，像先前一樣，她仍舊想去睡覺，強烈地想着睡覺哩。華嘉爾把她的頭放下籃的邊緣，全身的力量搖它，以爲這樣就可以驅逐了睡魔；但她的眼皮又垂下來，她的頭也沉重起來了。

「華嘉爾，燃著爐裏的火！」她的主人從那道門兒後頭喊着。

這就是說：這就是最後的一刻，她要起來開始那天的工作了。她離開了搖籃，跑到棚裡去取柴。她是歡喜的。她走起路來或工作時，她就不會像坐下來時那樣痛苦地給睡覺的念頭纏住了。她把柴薪帶進來，燃着那火爐，於是，她曉得她呆板的面是

怎麼樣醒來，也曉得她的腰根是怎麼樣清醒的了。

「華嘉爾，該弄好那茶缸了！」她的主婦嚷着

華嘉爾削好木片，剛剛辛苦地燃着了它們放進茶缸去時，別的工夫又來了：

「華嘉爾，擦淨你主人的木靴哪！」

華嘉爾坐在樓板上，擦淨那木靴，一邊想着，如果她能夠將她的頭藏進那大的深的木靴裡去睡一陣覺的話，那將會何等快活。……於是，突然地，那木靴擴大起來，而且塞滿了整個房間。華嘉爾墮下了刷子，但立刻搖了搖她的頭，睜開着她的眼睛，試試去望望四下裏的東西，她眼裏看來又彷彿它們毫沒有動靜，也沒有轉移哩。

「華嘉爾，洗淨外面的樓梯……不然那就會令人客們嫌惡了！」

華嘉爾洗淨了樓梯，整理了房間，於是燃着了別個火爐，便又走到店裏去了。那裏有很多工夫要幹哩，也沒有一陣空閒。

然而更沒有什麼像站在房間的桌子邊剝馬鈴薯皮那樣疲倦的工夫了，華嘉爾的頭伏到桌子上來，

馬鈴薯在她眼裏發光，刀子從她手上墮下來，但爲了她的粗暴的肥胖的主婦捲起了衫袖來說話說得這樣大聲，所以她的聲音在華嘉爾耳邊鈴聲似的响着。老是要在桌子邊守候着，要洗擦東西，也要作針線，這真是磨難。當她不理周圍的事情地思索着時，那就是她躺下樓板上來睡一會的時候。

那一天是過去了。華嘉爾微笑的壓下了她的戰慄，看見窗外黑起來了，但她自己不知道這爲的是什麼。黑暗撫摸她的沉墜的眼皮，而且允許了不久就給她一覺熟睡。但到了黃昏那鞋匠的房間就充滿了人客了。

「華嘉爾，該預備好那茶缸了！」她的主婦嚷着。

這是一個小小的茶缸，人客還沒有喝够了茶，它已經裝滿了而且熱過了五次。喝完了茶，華嘉爾還整個鐘頭站穩着一處，侍候着客人，等着吩咐。

「華嘉爾，跑去買三瓶啤酒回來！」

英嘉爾從她那裏站起來，試試有那樣快就跑得那樣快來驅除那睡魔。

「華嘉爾，去找獲加酒來！華嘉爾，螺絲鑽在

那裏？華嘉爾，洗淨那些青魚！」

後來那些客人是去了；爐裏的火也熄滅了；主人和主婦去睡覺了。

「華嘉爾，搖那搖籃哪！」最後命令下來了。爐裏一隻蟋蟀唧唧的唱，天花板上的綠光，跟那禪子和孩子的包被投下來的影子又在華嘉爾半開的眼前閃耀，它們向她丟眼角，蒙蔽她的腦神經。

「Bayn. Bayushki Bayn, 我就來唱一隻歌給你聽了。」她喃喃說着。

但那孩子哭起來，華嘉爾又再看見那泥濘的大街，袋子的人們，巴拉基耶，和父親斯潘德諾夫。她起來了，憶她完全認識他們，但在她那半睡眠的狀態中，她總不明白那縛束她的手腳，壓迫着她，鞭策着她的生活的一種力量。她四圍的找着，希望找着那力量，她自己就可以避免了。但她找不來。最後，委實痛苦了，她勉強興奮她的精神和目光，

她望着上面那丟着眼角的綠光，當她聽見那孩子的哭聲時，她找出那壓着她心頭的敵人來了。

那敵人就是那孩子。

華嘉爾笑了，她詫異起來。怎麼這樣簡單的一件東西她以前也總不會明白哩？綠色的光，影子，蟋蟀，看來，對這事情全都微笑着驚訝着哩。

華嘉爾有了一個意思。她從那椅子站起來，眼睛凝視的面上微笑着，在那房間往來的行着。那意思弄得她歡喜，快慰；就是，她不久就會從那束縛她的手腳的孩子擺脫了出來。殺了那孩子，然後去睡覺，睡覺，睡覺……

在綠光中微笑着，眯視着，恫嚇着，她偷偷走到搖籃邊，在孩子上灣下身來，伸出手指……既經窒息了那孩子，她就躺下樓板上來，在她可以睡覺這意義上，她狂歡地笑着。一會兒，她就熟睡得像那死了的孩子一樣了。

天快要黃昏時候，已經是吃晚飯的時候了。

一間陰鬱的被煤煙薰得烏黑了的小飯店裡，一陣陣飯菜的香味和燥烈的油氣息放了出來，似是在引誦路過的食客。

這時店裡早已散佈着五六個光顧得熟了的人。有的在墜起了腿默默地坐，有的在高聲談論着他們今天從街頭巷尾聽來的奇聞怪事，有的却拿起子無意識地輕輕地敲着桌邊。兩個店裡的夥計手上搭着一塊怪髒膩的抹布頻頻唱報飯菜在左右週旋。

看着從街上走進來的主顧不久便多起來了。有的拉着一駕空車子走到店的門前一停，揭起了車上的坐墊掏着一把銅板便大踏步的走進；有的檢直就拖着一條竹槓和兩三條細好的繩子來。

每逢有些見慣了面的，那坐在店面橫櫃的老闆照例總是打招呼。

黃老儉也是這老闆每次然例招呼的一個，他今夜與綴特別好，手裡拿着一隻酒樽，幽幽地唱着他那幾句怪順口的二簧腔子，又來這店裡然例地喝兩碗了。

「啊，黃老儉，怪遲來，今天玉冰燒還是雙蒸？」

「還不是雙蒸？十個銅板。」黃老儉把酒樽迎着搖了搖，顯出一種「算休麼」的神氣，得意中帶着傲，向兩列坐滿了「同路人」的座位掃了一眼走到西面角落裡一張桌旁坐下了。

把酒樽向桌上一放，順手在筷子筒裡抽了兩枝快子，一個夥計已站在他的面前了。

他把肥臉一仰，用眼睛向夥計打了一個問話的符號：「今天有什麼新鮮好吃的？」

「今天最適宜你了，燉牛筋，下酒頂好。」夥計

的右手伸出來，對他豎起拇指，笑吟吟地。

「怎樣賣？」

「六個銅板。」

「好，拿來。」

夥計掉轉身子想走開，他又把夥計叫住：「喂，先拿一隻碗來。」

碗來了，另外一碗熱騰騰的牛筋也來了，他把酒樽的塞子拔起，倒下來滿滿地倒了一碗，開始他的狂吞大嚼。

酒已經喝去一碗了，頭上幾條青筋別別地跳，一股熱力不歇在臉上燒，兩片臉紅起來了，耳根也紅起來了。

「媽的，管他，今朝有酒今朝醉。」自言自語地這樣說着，他又把樽裡的酒倒了出來。

「這六個銅板吃得不錯。」他覺得今天那夥計舉藉他這一碗東西頗有味兒，舉起酒來大大地喝了一口，兩枝子相準了一塊又軟又滑的便挾了起來，送到唇縫中去。

左手正在想把酒碗再選舉起，驀他店門外却走過了一個鄉下女人。

「噢，那倒像狗兒的娘呢。」他放下酒碗，一騰脚出了店門，迎頭趕將上去。

「啊，後身真像了！」望了望。嗒然又走了回來。

這倒把掌櫃的看得呆了，「黃老儉，你喝醉了嗎？」

「不，我認錯人了。」他已回到了他的座位，他又把酒碗拿起來。

但，奇怪，酒碗裡竟浮出了一個面色青黃的女人的頭。這頭，續漸地擴大，續漸擴大，嘴唇顫離着，顫動着便張開來了，似是在罵他，罵他一自動鄉之後，便把她和兒子的飢寒不顧。眼睛大大睜着，幾粒黃豆大的淚珠看着便在眼角間滾下臉來。跟着臉又變了，變成了一個面黃肌瘦的三四歲的小孩子，兩條青白的鼻涕在唇上紳縮着，似乎頻頻地在叫「爹，爹。」他亂了，腦門裡得一陣天旋地轉，赶快把酒碗放下，兩手死死地捧着頭，手肘八字樣地支着桌邊，他昏昏地把女人和兒子想起：

——到了甘島之後，托着三伯伯的照顧好好地找一份工，勤儉些，每月多多少少寄點錢回來，不

要再喝那些黃湯了、就把這壞根兒戒了吧，在外邊比不得在鄉裡呢……

——爹爹，三伯伯給我吃的那些香香糖，你要買給我啊！

——爹比不上三伯伯，爹出多只是去做工，有錢買給你嗎？你這壞坯子，整天記着吃！不過，工夫着落了的話，有什麼便宜的洋布，托三伯伯帶點回來給他縫件衣服也好……

當他隨着隔壁的黃老三從家裡出來的時候，他的女人抱着孩子一路送着他，一路就嘮嘮嗚嗚地說着這些話，現在回想起來還似在耳邊响。

「唉，命根兒活該要吃苦的，有什麼講！」他把手裏微微地搖了一搖，心裏一陣難過他又悔恨不聽女人臨別叮囑的說話了。原來他自從跟黃老三出來之後，托賴他的力，舉薦在南北行一間莊口裡做了一名什役。一天因為喝多了兩碗酒和一個夥計打起架來，第二天，就被退工了。去找黃老三，黃老三也不再理他了。

無可奈何，他只得把包袱裏僅有一件黑布大衫拿去當押鋪裏質了幾角錢，買了一枝竹槓和幾條帶

子，憑着自家一身從媳胎裏帶來的氣力，天天走到各輪船碼頭和人家挑東西。到了晚上的時候，等待海堤邊上的店舖關了門，拖着他那唯一的財產——竹槓和繩子，檢出一張爛草蓆，便在店前的騎樓底，暫作他歸宿的地方。

到底是一個在鄉下拿慣鋤頭的人，雖然打算盤和玩筆墨這種能耐一生也沒有他份了，而靠着兩條肩膀來奪取飯吃却不十分讓人。因為他自己暗地裏定下了一種策畧，每逢在輪船上兜接到一宗生意的時候，若果在同行的朋友要五角錢才挑搬的，他寧願吃一點虧，只要三角錢就承接下來。所以每天賤價出賣氣力的結果，他那兩碗白飯和半樽雙蒸的去處，不致落空。有時幸而多挑得幾角錢，這一間飯店的老闆會多得一些收入，他那隻酒樽裏的雙蒸也要多滿一些。

今天因為不歇地在各個碼頭上逡巡，而他那運用得順熟了的策畧也疊奏膚功，來回總共接至了三次行李，照他每一次憑肩膀上的估計，重量樓梯固然高了，而行李又重，他才把第一個衣箱背將上去，汗珠兒已一串串掛滿了額須。背到第二個衣箱，

只登及三樓，他那兩條腿便不由自主地戰抖起來，脚步浮，險些便連人帶箱滾下去。幸得迅速地一把隻手握住梯欄，才挽救了這個危機。那客人也給嚇了一跳，大概就爲了這個緣因吧，倒蒙那客人多賞了兩個角子。所以他今夜興緻特別好，雙蒸也十個銅板了。

那裏料到，店門外偏偏走過這一個女人，而這一個女人偏偏又很像他狗兒的娘，想起了家，想起了而黃肌瘦的兩個人，想起了一路送他一路嘮叨着的情景，他不能不心裏一陣難過了。

把眼睛閉起來靜靜地養了一回神，頭筋才得舒服了一些。頭在兩隻手掌中漸漸地抬起，心腔裏覺得十分脹悶，搓了搓眼睛，對着那碗酒倒抽了一口氣：

「他媽的，還喝什麼？倒尋個地方睡覺去吧！」沒精打采地自家說着，想起身提了酒樽便走。但看着冷冷地在碗裏那些酒，心中又覺得有點可惜。「還是灌回樽裏留待明天受用吧。」把樽塞拔開，擎起碗來仔細地灌下去，一滴也不漏。拿了樽，這回

真的走了。大踏步走出到橫樓邊，給了錢，掌櫃的打着笑臉問也醉不醉，也沒有心情答話了，懶懶地了一下頸子，轉身就行。

回到海堤邊，時候已經不早。騎樓下是店門已經關上了。因爲這一段堤岸并不是衝要的道路，除了一兩架裝着些從下體腐臭的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來的上流人的汽車嗚嗚地走過之外，印度警察也沒有一個，冷靜得很。他從一處堆有些爛貨箱的黑角落中摸出了一張簾來，走到了一間久經寄託的店舖門前，把簾向地上一攤，放好了酒樽，栽下身子，將簾邊向裏一卷，一包，連頭帶脚都包起來了，帶着幾分酒氣，不上十分鐘，他呼呼地睡去了。

第二天一醒來，昨夜的事完全忘記，把簾放回了原處，拿起了竹槓和繩子，在馬路邊的水龍頭掛了些出來，用手捧着搓了搓面，漱了漱口，他又向各個碼頭去等待輪船的口，預備找他半樽雙蒸的來源了。

這樣地循着大例過去，生涯倒也不算得十分寂

寞。

(未完)

六

論蘇軾——宋代詞人論叢稿之一

之盤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宋眉州眉山人。生于仁宗景祐三年，十歲時即隨父洵遊學四方，後與弟轍同登進士。後來，因與王安石論新政不合，幾次的被貶，晚年召還，官至兵部尚書，卒于一一〇一年。他是距今九百年前唯一的具有偉大天才的文壇怪傑；一位有多方面造詣的作家。詞的成就，尤其偉大，有東坡樂府詞二卷。

詞到了蘇軾便把詞體的束縛完全解放了。他一方面超越了詞為艷科的狹隘範圍，變婉約的作風為豪放的作風，一方面又擺脫詞律的拘束，自由去描寫。他替詞壇開拓無限的封疆，筆路盤縷的豐功偉績，已昭然于詞史上了。他那偉大的革命的創造的精神，實在是現代中國文壇底詞的解放運動的楷模。

關於蘇軾在詞史上偉大的創造，胡寅曾經有過一段忠實的批評：

「詞曲至東坡，一洗綺羅薔澤之態，擺脫綉繆

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外。于是花間為皂隸，而耆卿為興台矣。」

然而為了蘇軾的詞奔放不過，一瀉千里；就冰雪聰明的李清照底詞論裡，也誤解他以詩為詞，更有說他是別派，看輕他的詞，像陳師道的后山詩話：「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千之工，要非本色。」陳后山太不懂胡寅的話了，他更不懂晁無咎「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的話。

就算蘇軾的詞是別派，但這別派正是詞體的新生命。這新詞體離開了百餘年來的溫柔綺靡的舊墟，走向一條雄壯奔放的新途徑。這新途徑可以使人鼓舞，使人興奮，不單是紅燈綠酒下的陶醉。這是蘇詞的特色。

王漁洋說：「山谷云，東坡書挾海上風濤之氣，讀坡詞當作如是觀，瑣瑣與柳三較鋪敘，無乃為

疑公所突！」實的！我們該把壯觀的眼目，欣賞東坡的氣象宏闊的詞。如水調歌頭：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當去，又恐環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惹恨，何事偏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崩雲，驚濤掠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烟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寄，一樽還酹江月——念奴嬌

王國維說蘇詞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明，莫之與京。說的不錯！我們憑高眺遠地讀他的詞，看他說來說去，奔縱放肆，越縉越奇，言有盡而意無窮，曲終但覺天風海雨逼人。把他這些氣勢雄偉的極自然的妙諦，讀完了惟覺胸襟頓暢。然自鄙

，聽慣了十七八少女，按紅牙拍歌楊柳峯岸風殘月，頭腦昏迷醉醉，忽然聽關西大漢執鐵絛板唱大江東去，精神上感到的是何等的趣味！還有！

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着甚乾忙？事皆前定，誰弱又誰強？且趁閒身未老，儘放就些子疏狂。百年裏渾教是，醉三萬六千場。思量能幾許？憂愁風雨，一半相妨。又何須抵死說短論長。幸對清風皓月，苔茵展，雲幕高張；江南好，千鐘美酒，一曲滿庭芳

這排岩的長詞，正像東坡自己的人生觀一樣，是豪放，曠達的。看他在被貶期中的詞，依然俊逸雄健，可知他胸襟的超曠和才思的奔放了。

東坡的排岩的長詞，大都是他自己懷抱的描寫。寫纏綿眷戀之情的詞在東坡樂府中似不多見。然而，男女之情是文學的永久題材。伊可維支 Ickovitch 說：「性的本能在藝術作品演着一個重要的角色。

牠侵入牠們的創造，侵入牠們的欣賞。愛是隱藏在幾乎一切的美的情緒的深處；牠成爲一切藝術的強烈而豐饒的原動力。——見物觀文學論」這樣，幹麼說東坡詞人不會寫情詞，何況他是個偉大的文學天

才！所以，張玉田說：「東坡詞清麗舒徐處，高出人表，周秦諸人所不能到。」周保緒說：「吾賞東坡韶秀，韶秀是東坡佳處。」東坡詞如：

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墜，拋家傍路，思量却似無情有思。縈損柔腸，困酣嬌眼，欲開還閉。夢隨風萬里，尋郎去處，又還被鶯呼起。不恨此花飛盡，恨西園落紅難綴。曉來雨過，遺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水龍吟

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枕釵橫鬢亂。起來携素手，亭戶無聲，時見疏星度河漢。試問夜同其？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

——洞仙歌

關於水龍吟，王靜安曾經說過：「詠物之詞自以東坡水龍吟最工。東坡水龍吟咏楊花，和而似原唱；章質夫水龍吟，原唱而似和唱，才之不可強也

如是！」

至于洞仙歌，實在是蘇軾的寫情代表作。牠將閨思的情境，人生的悲感，曲曲道出；更使人有Modern的感覺。一起，奮翅地思索得清涼無汗四字，把冰肌玉骨，生死肉骨起來；有王次回從國色玉光寒的意象，波特來爾的 "She Shines me as the sun and consoles me as the night" 的一樣的現代寫實手法。作中觀察精細，而疏星渡河漢的境界，更把Sublime的自然底Tragedy的流星，象徵人生的幻滅，使人有月明之下，高山，深谷，激湍之感。他更用秋月作旁觀者，將人未寢，欹枕釵橫鬢亂的內幕描畫出來，充滿韓偓已涼詩的滋味，簡練地寫出了寂寞的悲哀。這真是一首不朽的作品，不愧蘇軾寫情詞中的代表作。

誰說東坡不會作情語呢？不特此也，王漁洋說：「枝上柳棉，恐屯田緣情綺靡，未必能過。孰謂東坡但解作大江東去耶？」東坡的長詞固然不可一世，但他底小詞也是精金美玉。樓敬思說：「東坡老人，故自靈氣仙才，所作小詞衝口而出，無窮清新。不獨寓以詩人句法，能一洗綺羅香澤之態也。」他的小詞如：

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遠。枝上柳棉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架上鞦韆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裡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杳，多情却被無情惱！——蝶戀花

水是眼波橫，山是眉峯聚。欲問行人在那邊，眉眼盈盈處。才是送春歸，又送春歸去。若是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卜算子
持杯遙勸天邊月，願月圓無缺。持杯更復勸花枝，且願花枝長在莫披離。持杯月下花前醉，休問榮枯事。此歡能有幾人知？對酒逢花不飲待何時？——虞美人

記得畫屏初會遇，好夢驚回，望斷高唐路。燕子雙飛來又去，紗窗幾度春光暮。那日繡簾相見處，低眼伴行，笑整香雲縷。飲盡春山羞不語，人前深意難輕訴。——蝶戀花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縹渺孤鴻影。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卜算子

李清照詞論說：「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辭，真如酌蠶水于大海。」這些小詞，真像詞筌說

的一樣，如此風調，令十六七女郎歌之，豈在曉風殘月之下？！」

所以，蘇軾的詞，有極豪爽的，有極溫情的。爲了他才氣大，如他自說說的：「吾文如萬斛源泉，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遇小石曲折，隨物赴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他真是東西文壇上的一個奇才！故在長詞中，固有豪放的氣像，憑高眺遠，一瀉千里；也有韶美的作品，屯田未必能過的性情流露。這一半是東坡天才的獨到處，一半也爲了東坡浪游四處，有豐富的生活作爲描寫背景，自然迸出豐富，偉大，活躍的作品來。至藝術形式上，東坡的詞，長詞更宜于他天才的揮發，小詞就往往見到他是曲子中縛不住的人了。末了，待陸放翁來作個結束罷。

——世言東坡不能歌，故所作樂府辭多不協，晁以道紹聖初與東坡別于汴上，東坡酒酣自歌古陽關。則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聲律耳。試取東坡諸詞歌之，曲徑但覺天風海雨逼人！——

徵稿簡約

- (一)本刊內容約分一散文小品，二詩，三短篇小說，四論文，五文藝雜文諸欄，除暫時不收譯稿外，其餘均歡迎投稿！惟以篇幅關係，來稿能在三千字以下尤所歡迎。
- (二)投寄稿件請即在稿末填註姓名及通訊處。
- (三)詩稿請自留底本，如不用亦不再雙還。其他稿件，需退還者，請附郵資。
- (四)來稿一經刊出，均當酌致薄酬。
- (五)投稿請逕寄本社通訊處。
- (六)投寄稿件，萬請貼足郵資。因如有欠資等情，照例退回寄件人，以致未能收閱，本刊不能負責。

紅豆月刊

一卷
每册一角
一期

督印 編輯 出版 發行 通訊 印刷 代售

梁之盤

南國出版社

梁國英報局

文咸東街三十二號

香港郵政信箱

二十九號

恒信印務所

各大書坊

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

小兒
救星
安兒靈丹

主治.....

發熱痢水瀉嘔吐肚痛風
痰感冒夜哭潮火等症輕者
服一二樽立愈重者服三四
樽必能奏效無病服之有開
胃消滯增進健康之功誠保
赤之聖藥也

粵
港東方大藥行製
香港代售處梁國英

香港代售處梁國英藥局

述善堂何明軒

行藥

苦麻加一除初

熊麝回瘡膏


治藥
起初
大起初
小起初
惡毒
諸般

症怪毒惡般諸

效奏能包

字明特明醫代有均處各

源順廣街沙仔環上港香
堂源保路南平太市州廣理



女醫
葉貴容
專醫
喉科危症

舉凡喉科七十二症重者有朝
患而暮死有數日而危亡滴水
不能入口痛苦難堪一經診治
藥到病除沈疴立起

貧者減贈

醫務所

上環希利街
十七號三樓



須知 戒煙

符廣記之體育牌。戒煙精神露精神粉經在英化學師化驗。確無毒質。認明成煙之良藥。蒙政府給予證書發售。復以體育商標。中英兩國註冊立案。別人不得冒效。出世以來。風行中外。已服過者。莫不交口稱許。癮淺者。一服立除。重者再服斷根。在服藥時期。可照常辦事。無絲毫困苦。足見此藥為除患唯一圖強良藥也。

特製精神丸 精神餅

欲強體魄清除癖疾者請嘗試之

總發行永樂街十七號符廣記披露
自動電話五二三八九

代售處 梁國英

趙松雲啓事

敬啓者鄙人醫寓現移居雲咸街叁拾壹號地下(即賣花街直上)照常應診凡賜教者請玉到此所定應診時間務祈按時到診過時恕不久候如症緊要祈先見教是盼

時間出門診

前	九	時起至	十一	時止
後	十一	時起至	十二	時止
前	十一	時起至	十二	時止
後	十二	時起至	三	時止

趙松雲謹啓

肺癆病特效藥

三星那星



三那星治一二期肺癆
 最難治之第三期肺癆
 亦莫不克奏其根本
 治愈之效。故三那星
 出世後。各國名醫無
 不爭相採用。或視為
 治癒第三期肺癆之特
 効劑。自有史以來不
 可解之肺症。從此則
 有救星矣。

奉送三那星實驗報告書及肺病療養指導書
 函索奉贈不取分文

價目

每瓶一百廿片可服十天定價十元
 每料六瓶可服六十天定價六十元

經理處

香港梁國英藥局及
 各大藥局均有代售

香港灣仔軒輊詩道八十一號

上海美商愛世開洋行
 南華分行獨家經理

電話二七六六四

睇相何須問鐵言

凡人氣色明潤。鼻準黃明。時運儘可放胆
 發展事業。倘見面多紅點。暗瘡。蔓延鼻
 準。則運必蹇滯。不宜妄作矣。雖然人定
 亦可勝天。科學萬能。近有能改造顏面之
 (雙手鎗牌◎電化硫暗瘡水。)



暗瘡

紅鼻

(用法)早晚洗後。用棉花蘸藥水。力擦患
 處。兩瓶斷根。

出世數月。已銷流十數萬瓶。
 香港總經理梁國英藥局

廣州市老威 普威 仁壽
 安樂 海源 先施

中英政府註冊商標

鐘齊老牌



必克戒除煙癮
包保永無後患

必靈效毒精 克神拒藥

此藥精擅能戒除鴉片煙癮不論煙癮新久吸量淺深均能於最短期間保證戒斷戒時開胃消食精神勝常絕無絲毫痛苦困倦及咳嗽遺精便秘等毛病發生可以照辦事戒斷後亦永無後患且身體日漸強壯誠戒煙萬全之聖藥

必克靈藥廠謹啓

總行小呂宋保必利道門牌四三一號信箱一零八
粵局在一德中路三百三十四號
廣州十八甫馬路行雲唱片公司經理
港局在文咸東街十號

香港 梁國英藥局代理